



资料图

书香引“蝶”，读书人的向往。退休后的柏老先生，本可在城里享清福，却成了他的“小人书屋”守护者。每一天，他早早地开放“小人书屋”，相伴无数阅读者。每逢儿童节、青年节、读书日等，柏老先生还会带着心爱的小人书，踩着三轮车，去往城乡学校与公共阅读场所。流动的小人书摊，如是流动图书馆。十多年来，他坚持不懈，载着图书进城、进镇、进学校等公共场所，方便阅读数百场次。柏老先生的身影，早已为众多阅读爱好者所熟悉。

小人书屋，诗与远方，“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美好与梦想。”如今，小人书已成为见证历史文化的收藏品，时有人出高价向他求购小人书，老人家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守着一座“金山”，过着清贫而富足的日子。心中装着读者，提供无偿阅读与服务。“长松倚碧山，高人读书处。”（明·黎贞）乡间古村落，绿树白云间。追求与向往，柏先生与他的“小人书”相伴了一生。梦回书屋送流年，题书屋壁溢书香。老伯热衷“小人书”阅读推广的精神，感动了我，感动无数爱好读书的人们。

作者简介: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发表作品千余篇，获奖作品近百篇。

流动图书馆

□ 邹凤岭



一场春雨，洗尽铅华。田地间麦苗青绿，雨珠欲滴，散发出泥土的芳香。

感动一位阅读推广志愿者，去往盐城西乡柏正满先生创办的“小人书屋”所在地。传承红色基因，弘扬传统文化，连环画里蕴藏大智慧。小人书的图文之美，给人以阅读智慧与乐趣。

阳光初照，田陌延展。沿着宽阔的大路，走近古村落，“小人书屋”出现在面前。小人书，是那么的熟悉。记得小时候，走在老巷上，一位长者守着小人书摊。“连环画，好看的连环画！”寻着声音跑过去，掏出一分钱，租来一本小人书，我与小伙伴头靠着头，看得有滋有味。走进这“小人书屋”，一排排书架，一本本小人书，溢满一屋子书香。

小人书，人称连环画，也叫图画书，小时候，我们称它叫小画书、伢伢书、菩萨书。小人书集书画于一体，以一幅幅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，刻画人物。它是适合各种年龄和文化层次读者的通俗读物。在那个没有电视，更没有手机的年代，小人书为大众所爱，阅读有精彩，生活不枯燥。

柏老说，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，小人书在我国存在了数千年。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上，以一幅幅连环画形式，讲述“土伯吃蛇”“羊骑飞鹤”的故事。莫高窟敦煌壁画，同样以连环画绘画手法，再现佛生故事。到了宋代，随着印刷术广泛运用，连环画从墙壁上走了下来，走上了纸张，由此出现了连环图画书。及至清末民国之初，小人书已经成为印刷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899年，第一本石版连环画《三国志》（朱芝轩绘），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。20世纪初，在文化启蒙运动中，连环画逐渐流行，更为鲁迅、瞿秋白、茅盾等人重视。鲁迅在《连环画辩护》一文中说：“不要视连环画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‘下等事物’。”“连环画中可以产生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伟大画家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小人

书进入了鼎盛期，传统文化题材、革命斗争题材、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各类小人书层出不穷。小人书摊，曾是街头随处可见的“流动图书馆”，更是普通民众受教育的载体书。

柏老先生的“小人书屋”，有各类小人书5000多册，书里闪烁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光彩。王叔晖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程十发的《胆剑篇》，林楷的《三岔口》，胡若佛的《蔡文姬》，王企政的《林则徐》，都是绘画艺术的精品。赵静东的《战斗的青春》，顾炳鑫的《渡江侦察记》，罗盘的《战上海》，贺友直的《李双双》，还有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白毛女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雷锋》等，书里的精美故事与英雄人物，等等。打开一本本小人书，如是进入不同的时代。杨绛先生说：“读书就好比隐身‘串门’。”静心读这小人书，如是隐身来“串门”，听智者谈古论今，滔滔不绝，无所不及。还有那圣贤哲人，英雄豪杰，凡人庶民，栩栩如生。翻阅小人书，走近岳飞，我看到了岳母刺字的坚毅。《宋史本传》书云：“初命何铸鞠之，飞裂裳以背示铸，有‘精忠报国’四大字，深入肤理。”我与岳飞站列在一起，同声喊出：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豪言。

自19岁那年起，柏先生集小人书从没间断过。为了获得小人书，他的旅行足迹留在了四川、安徽、浙江、河南、山东、内蒙古等地。一次，打听到南通市旧书市场集会，他起早赶往南通，淘到了《杨开慧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沙家浜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等20多本小人书。近50年来，柏先生用去了大部分积蓄，用于寻找与购买小人书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为了得到一套《铁道游击队》，他甚至饿着肚皮，用饭票与人换得。南通“淘宝”之行，一次就花去了500多元钱，相当于当时他近半年的工资。一次次“淘宝”有所收获，总会让他兴奋不已，提起个中的滋味，总是难以释怀。

年，为备战考电大，我每周日要到县城参加补习班。这时，沈老师已经落实政策，被安排在建湖县齿轮厂做职工学校老师。

沈老师的专业知识、人格魅力，很快赢得大家的共鸣。全厂人都叫他：沈老师！

在那个充满生机的初夏，我每个周五下午从新沟浜骑自行车到齿轮厂，住到沈老师的宿舍里，然后，沈老师带着我一起吃食堂、一起到厂里职工浴室洗澡，俨然父子。有时，我回来迟了，沈老师会把饭菜打好带到宿舍里。

有一次，一个同事到沈老师宿舍来，看到桌上一个盒子里放着长长一溜汽车票，对沈老师说，这么多车票，怎么不报销呢。沈老师轻轻地回答道，以后再说吧。同事走了，沈老师对我说，自己回家坐车的票怎么能报销呢。

这件事，我现在经常讲给儿子听。

退休后，沈老师随儿子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，大概健康原因，近几年回到了新沟浜。

疫情期间，沈老师病情不稳定，灏在深圳回不来，我有几次陪沈老师到县城医院就医。

40年的高速发展，县城的每一棵树、每一幢楼都是全新的了。不过，我对沈老师的那份敬重之情一点没有改变。

是疫情，让我有一点点机会回报沈老师。这大概就是命数的安排吧。

我工作的经济园区，有许多机械厂。由于工作原因，我经常要采访厂里的一些技术骨干。不访不知道，一访吓一跳，他们几乎都是从齿轮厂走出来的，都是沈老师的学生。

他们自豪地告诉我，在建湖，齿轮厂之所以被坊间誉为“工匠”的“摇篮”，其根其魂都在：沈老师！

写到这里，耳边又响起沈老师吟咏的王安石的《元日》，顿感：诗意人生，没有宰相和农民之分。

作者单位:建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怀念沈老师

□ 垠歌

沈老师的儿子灏是我的好朋友，从小学一直玩到现在。

正月初六晚上，灏打来电话告诉我，他父亲去世了。对沈老师的病情，我是清楚的，在时间上，虽说是迟早的事，可在情感上，一个多月过去了却久久无法释怀。

今天星期天，坐到电脑前写下：怀念沈老师。认识沈老师，是在40多年前年根的一个早上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天还没有大亮，我们小朋友还要在热被窝里好好埋一会儿，这时，灏的父亲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吟咏着这首我后来才慢慢熟悉的名诗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诗，而且是有韵有味的真情吟咏，不经意间，点中了我一生“诗与远方”的穴位，同时，也让我惊奇地发现，原来，新沟浜原来是这样的有诗意！后来，我曾在作文中这样写道：我美丽的家乡，建湖上岗新沟浜，诗意图然终年流淌……

昨晚，我睡在灏家的；今晚，灏到我家过夜。读小学时，经常这样炫耀两人玩得最好。

清晰记得那年除夕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在灏家过夜，与他父亲，还有弟弟4人睡一张床。灏的父亲后来的沈老师起床时吟咏了这首王安石的《元日》。

灏的父亲一米八的个头，很魁梧。那天早晨，亮光从窗子隐隐地照进来，沈老师站在床边，形象很高大。我还清晰地记得，那天，沈老师是在扎上裤带、穿好鞋子时念完最后一句：总把新桃换旧符。

那年，我读小学四年级，经常到灏家玩，无论我们如何调皮捣蛋，沈老师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一个“不”字。看我们玩的满头大汗，沈老师会主动叫我们坐下来，讲故事给我们听。沈老师讲的故事，富有诗意，在外人那里是听不到的。我至今还能写下某个故事里的完整的对句：鸡犬过霜桥梅花竹叶，猴马跑雪地香圆佛手；六尺丝绦三尺缠腰三尺挂，一床棉被半边遮体半闲；满园花草让教夫无从插足，一趟清水请渔翁别处着钩；竹本无心反生许多枝节，藕虽有孔却无半点尘埃。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前三句是一对才子佳人的对唱，最后一句是法官判他们结为连理的判词。现在经常拾起来玩味，感觉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沈老师都是一个有情调的人。我想听《三国故事》，老师只讲过一次赵子龙，讲得多的倒是，“厨中调五味、席上献八珍”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”之类。

我和灏都是喝新沟浜水长大的。新沟浜的河水在静静流淌，知道的事慢慢多了起来。沈老师兄妹4人，大哥是新疆工学院教授，二哥是上海铁路局工程师、妹妹在南京尧化门小学当老师……随着父母年龄渐高，沈老师受兄妹们之托，放弃在新疆工学院的学业回到父母身边，过起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。

我们属于“误增3亿”的那一代，到了1975年前后，乡村“带帽子”高中应运而生，沈老师被聘为高中物理老师。1979年，我高考落榜，沈老师把我带到他任教的学校复读。数理化、文言文，沈老师样样精通，无论哪个年级哪个班级的学生问沈老师什么问题，他都耐心地讲解，努力把你教会。可惜，我们的底子太差了，沈老师常常摇头叹息。没悬念，我还是名落孙山。沈老师给我讲了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，鼓励我终身学习。沈老师的为人和他的鼓励，影响了我一生。

从部队复员回来，我又燃起大学梦。1987